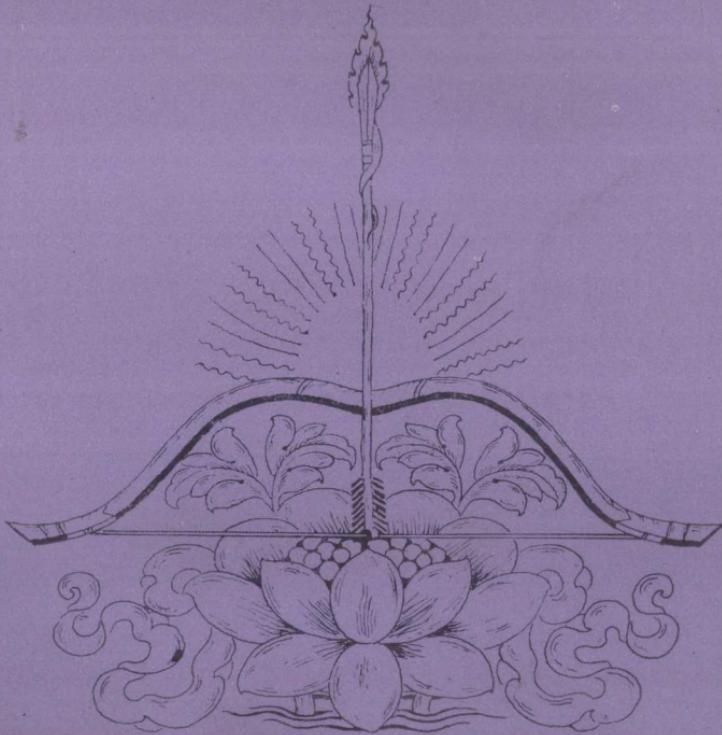


# 《格萨尔史诗》资料小辑

《**བློ་སྒར་ཆྱྲଣ དྲྷྲྷ**》《**ସୁର୍ଯ୍ୟନାଶ କିମ୍ବଦ୍ଵୀପକୁଳ**》

## 第七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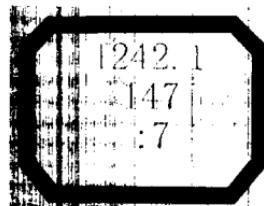
### 汉译分部本专辑



**封面藏文题字：土登尼玛**

**封面设计：云登次仁**

**责任编辑：望 潮**



## 目 录

征服雪山水晶国 .....	1
松巴与岭国之战 .....	148
地 狱 救 妻 .....	235

# 征服雪山水晶国

意西泽珠 译  
许珍妮

## 第十一章

拉达军营折将损兵  
困兽犹斗冲闯岭营  
一场激战腥风血雨  
拉达十三猛将归阴

在王侄扎拉的营帐中，岭国众将经过商议，决定于次日即五月廿九日这天，将队伍带到雪山上部的纳日达塘，准备在那里痛痛快快地打一场漂亮仗。

次日一早，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岭军营地又开始了新的一天。只见岭营上空香烟缭绕，晨祭完毕，大队伍便先后出发了。

这天，队伍的领队是北地阿达鲁姆部族的女杰阿达鲁姆。她在其子阿古勒巴和扎巴金老爷的三位虎子以及北地的刀青查米，阿聂查米鲁直冬纳等勇将们簇拥下，率领着风驰电掣般的队伍径直往拉达克的纳日达塘方向。那浩大声势，象野牛奔腾咆哮的波涛撞击着岩石；象猛烈狂风在追云逐雨；象团团汹涌的浓雾将山林迷漫。

当队伍抵达雪域上部的一座山脚下时，不巧遇到由卡且

刀登统领的雪域上部十二个部落组合的一支护卫团练。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阿达鲁姆一马当先一阵风似地冲到阵前，向着卡且刀登开口唱起了《如意歌》：

放声一声唱阿拉，  
张口一曲哼塔拉。

我缘分中的空行母，  
祈请驾临速来助我。

要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拉达雪域国土。

你可认识我是何人？  
家住北地门日纳塘。  
浩浩苍穹是我生父，  
茫茫大地是我生母，  
智慧双运<sup>①</sup>幻化之身，  
生下了我阿达鲁姆，  
空行母幻化身是我。  
我是空行母转世的，

我王是那格萨尔，  
恰似天空碧玉龙；  
勇将似南云朵朵，  
紧紧将我王簇拥；  
鲁姆我似那霹雳，

击敌寇怒声轰隆。

今日碰上你这老黄马，  
要你将前世血债偿还。  
你狗胆包天的孽贼们，  
想吞灭岭军是发梦颠。

河水滔滔奔腾，  
山顶岩石飞滚，  
横空霹雳掠顶，  
风驰电掣岭军。  
无人阻挡所向无敌，  
是顽敌也粉骨碎身！  
掌管拉达命运的重任，  
应由我岭国全权担承。  
我刀矛箭兵器似冰雹，  
摧枯拉朽横扫雪山军。

门地杜鹃飞来园林，  
枝头硕果累累沉沉，  
鹃鸣果香宛如仙境，  
预示金秋吉庆时令；  
英俊少年来自汉地，  
妙龄女子出生藏区，  
巧妙因缘千里相遇，  
预示联姻结成伴侣；

魯姆来自北部草地，  
跻身于岭国勇将群，  
如愿以偿擢升大臣，  
预示我将战胜敌人。

孽贼今日闯我刀下，  
立功请赏天赐良机，  
只须一柄手中利刃，  
枭首尔等只待瞬息。

理解歌词心里甜蜜，  
不听忠告后悔无及。

阿达鲁姆唱完，立马横刀，英姿飒爽，想待对方回话后  
再挥刀夺魁。

魔臣卡且刀登听着清婉的歌声，觉得不对劲，待睁大眼睛一看，来者原来是女流之辈，顿觉全身凉了半截。心想，我堂堂男子汉，岂能同女人开战，岂不让人笑煞我也！不如用揽云捆仙索将她从马背上套将下来，然后象牵母狗似地牵着她在众人面前戏耍羞辱一番岂不更是快哉！美哉！主意一定，便取出揽云捆仙索，一边先开口唱到：

阿拉歌儿阿拉调，  
塔拉曲儿塔拉腔。

至尊魔神权势浩荡，  
祈赐与我降敌力量。

认不认识这个地方?  
是拉达克阿如草场。

认不认识我又是谁?  
卡且我似海水沸腾。  
刀登我是无敌强人，  
我雪王似天空宝贝，  
刀登是我王的宝臣。

藏北山川广袤无垠，  
六味药<sup>②</sup>材遍布山岭，  
哪象你岭国古怪地，  
黑棋盘花满地丛生，  
我虽未睹早有耳闻。

雪域拉达济济群英，  
狮虎雄威猛将如云，  
哪象你岭国古怪地，  
处处布满狐穴脏溷，  
我虽未睹早有耳闻。

今日有幸亲眼得见，  
见的尽是古怪事情，  
黝黑母狗公然领队，  
莫非男人全部归阴，  
莫非青年皆已丧尽，

可悲可叹实在可怜！

英雄我的武器似雷霆，  
黑母狗我不屑伤你命，  
只需这揽云索将你擒；  
命你去溪沟侧畔背水，  
赶你到锅台边上安身。  
英雄好汉拉达克猛将，  
不屑同你女流比输赢。

杜鹃虽来自远方门地，  
狂风刮跑了南来白云，  
匆匆相遇是前世缘份，  
盛夏分离是命中注定；  
姑娘虽来自前藏圣地，  
经商人要去印度谋生，  
匆匆相遇是前世缘份，  
颠沛流离是命中注定。

荒野母狗习性爱狂吠，  
吠声招来石块落头顶；  
缺少家教女子爱挑剔，  
挑剔招来是非背骂名；  
无行上师即使转了世，  
等待他的仍是地狱门；  
鲁姆刚才狂言一大堆，

招来我这绳索将你捆。  
看我这条降妖揽云索，  
套住鲁姆任我牵着行，  
听清牢记你这丧门精！

卡且刀登话音一落，洋洋得意地挥舞着手中绳索，当他对准鲁姆，正要抛出的时候，鲁姆眼疾手快，那弯弓在手的铁箭早已离了弦，只听嗖的一声便向卡且刀登飞了过去。猝不及防的卡且刀登顿时心窝中箭。但因他阳寿未尽，命不该绝，铁箭未能扎进心窝，竟然咣地一声掉在了地上，就在这一刹那间，卡且刀登一甩手将绳索抛了出去。只见那绳索飞旋着象一道闪电，呼地便套在了鲁姆的颈脖上，一下便将鲁姆拖下了马背。慌乱间，鲁姆急忙挥起右臂猛砍数刀，都没有能将绳索斩断。这时，拉达克猛将绒赤拉格和申格吉美二人已纵身扑上前来，准备生擒鲁姆。鲁姆一手拉住颈脖上收紧的绳索，一手朝着扑过来的绒赤拉格的肚子猛刺一刀，这一刀非同小可，竟将对方的肠肠肚肚全捅了出来。绒赤拉格当场倒地身亡。猛将申格吉美望着倒地的伙伴，不禁怔住了。这当儿，在纹玛战神的保佑下，鲁姆奋力一刀，终于斩断脖颈上的绳索，随即又同前来救应的勇将们一起，刀箭齐下，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

阵地上东一处西一处，双方一场混战。这里岭国勇将向色和雪山猛将申格吉美厮杀在了一起。双方兵器并举，你来我往，杀得难解难分。

在战地的另一角，岭国北地扎巴金老爷的三位虎子，在一群决胜队员的簇拥下，冲杀到雪山兵的队伍中去了！只见他们左右腾杀，旁若无人，一下便砍翻了敌兵七百余。当

他们杀性正浓时，敌方猛将卡且刀登、绒曾拉桑和呷玛赤土等早已纵身窜到他们跟前，北地扎巴金虎子中的扎巴妥格当即挥刀舞剑，奋力迎敌，趁对方还立脚未定时，他已一刀将猛将绒曾拉桑的头颅象剁元根似地砍了下来。旋即，他又侧身一刀，将敌方猛将呷玛赤土砍伤，呷玛赤土魂飞魄散，拍马落荒而去！扎巴妥格哪肯放过，紧紧尾随，正在这当儿，魔臣卡且刀登挥舞着凛凛寒冰大刀追了上来。他满脸怒气，眼冒火星，在对方没注意时，杀气腾腾地哗哗便是三刀，可怜扎巴金老爷的三位虎子一齐被砍倒在血泊之中！卡且刀登旋又飞马闯进了阿达鲁姆的队伍，抡起大刀，砍杀了许多岭国士兵，鲁姆族的阿扎夏米，夏拉刀青两员猛将见状，怒火直冲脑门，嗖地向卡且刀登射出两箭，可惜都被他躲闪迈开了。卡且刀登更为得意忘形，纵马上前，飞起一刀，又重伤了阿扎夏米。这一下便大伤了鲁姆队伍的元气，一下乱了阵脚，不得不且战且退，败北而去。这时，魔臣卡且刀登等见天时不早，又恐其中有诈，也只好就此偃旗收兵回营。

翌日，岭国勇将独胆英雄申达阿洞在一队彪形兵士的簇拥下，风驰电掣般向雪山军营地奔去。一路上，只见兵器雪亮夺目，沿途尘土飞扬。

雪山猛将卡且刀登立马横刀，脸上露出昨日胜利的得意傲气，出阵迎战。

卡且刀登抢先唱道：

唱腔按照阿拉歌，  
曲儿按照塔拉调。

在他化自在天③圣地，

祈至尊大梵天明鉴，  
今日降临同行结伴。

要问这是什么地方？  
是雪山的阿如平川。

若要问我我是哪一位？  
英雄名叫卡且刀登，  
从前是赤登王亲信，  
而今在拉达王麾下，  
刀登我是王的近臣。

昨日事儿可曾忘记，  
岭兵似狐崽一大群，  
胆敢窜我雪山兵营，  
那母狐狸阿达鲁姆，  
斗胆前来同我硬拼，  
金黄绳索套她脖颈，  
母狐鲁姆终被我擒。  
斗女流男人背骂名，  
发慈悲我将她放生。  
你自诩是母狐后盾，  
恰恰碰上了我刀登。  
前世命债要你偿清。  
岭国将领懦夫之辈，  
不将尔等身首两分，

我甘愿当纺线女人。

人们常常规劝自己：  
无法无天巧取强争，  
最终难逃王的法规：  
毒蛇无脚四处爬行，  
终被孔雀一口啄吞；  
岭贼群寇得寸进尺，  
今日要你化为灰烬！  
无父岭将扎拉则吉，  
今日要你化为齑粉，  
傻瓜们可条条记清？

卡且刀登一唱完，不待对方答话，便扑向申达，二人刀对刀地杀将开来。双方兵器並举，互不相让，似两头蛇腥风难近，似两尾蝎毒气齐喷。战了无数回合，双方势均力敌，不分胜负。在一旁观战的雪山兵们被二人狮虎般的争斗给惊呆了，人人唯恐死着自己，连连后退。唯有穷凶极恶的卡且刀登越战越烈，但他又恐和申达纠缠过久会出差池，灵机一动，虚晃一刀，摆脱了申达，旋即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气腾腾地冲入岭国队伍，抡起阔叶大刀，左右开弓，一口气杀了无数岭国士兵。接着，卡且刀登调转马头，奔回了拉达克兵营。

此刻，在雪山兵营帐中，官兵们正在紧张地磋商。他们深感眼下岭军实力雄厚。他们既有似繁星点点，似草木茂盛，似河滩无数沙粒的浩浩大军，他们更有如狮似虎，勇猛过人的众多岭军将领。相比之下，拉达克的力量就显得异常

单薄了！在前几次战斗中，猛将损失不少，士兵的伤亡数更为惊人。虽然猛将卡且刀登夺得好几次胜利，但也仅仅是一个人的力量，无济于整个大局。因此。若靠目前这点队伍，死守在这里，要阻止岭军北进是不可能的。经大家反复商量，决定先将队伍撤回腹心地带，待王的谕示下达后，再和岭国较量也为不迟。

第二天虎时时分，按照昨晚商定的计划，雪山兵便往拉达克腹地撤去。

当岭军清早起来，眺望敌人方向，才发现敌人营地寂然无声，连一丝炊烟也看不到，大家都怔住了。待探子回报后，才知道雪山兵已悄悄逃离。于是岭军速速拔营，继续挺进。大队人马经过一天的行程，当他们来到拉达克门日山的坝塘地带时，队伍便扎下营帐。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卡且刀登营部派出的猛将旺赤曾格和由雪山上部派出的猛将江塘阿白都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时辰赶到了拉达克那名叫威严辉煌的东宗王宫。二人诚惶诚恐地躬身而进，然后低眉垂首敛声屏息地参拜了国王旋努呷沃，江塘阿白才瓮声瓮气地向国王唱起了《禀报军情歌》：

声声不离阿拉歌，

句句要哼塔拉曲。

顶礼大自在天罗睺罗，

祈愿王江山日月共长！

要问这是什么地方？

是我拉达克的王宫，  
是群臣朝拜的殿堂。

认不认识我是哪一位？  
我是失去统领的奴仆，  
猛将我名叫江塘阿白，  
同行的还有旺赤猛将，  
被遣回王宫禀报战况。

金銮宝座摆层高，  
宝座上坐我君王。  
好久未曾得朝见，  
今朝叩见心激荡，  
祝愿我王永安康；

末将我同旺赤曾格，  
原是镇守关隘猛将，  
前沿目前军情紧急，  
专程驾前跪禀端详。

那日我王遣将发兵，  
刹时柏达烽烟滚滚，  
派定毕扎虎将五员，  
还派猛将四十余名，  
率领我国浩浩大军，  
直捣柏达弹丸之境。

我军威势长驱挺进，  
夺过大权威风凛凛，  
柏绕小邦任我驾驭，  
珊瑚小国任我欺凌，  
达玛属地任我役使。  
谁知猛然时运不济，  
岭国大军从天降临，  
至高的有格萨尔王，  
最老的有那总管王，  
最凶的有虎将成群，  
难以数计岭国雄兵。

两军相触杀声震荡，  
上至毕扎五员虎将，  
下至背水熬茶儿郎，  
不顾生死齐上战场，  
刀劈箭飞活似冰雹，  
鲜血成河哗哗流淌，  
无头死尸抛遍山岗。  
山野处处腥味恶臭，  
熏得鹫鹰飞奔远飏，  
熏得饿狼厌食逃亡。

毕扎五将勇胜虎狼，  
捷报有如雪片飞扬，

怎奈厄运从天而降，  
雪山兵似死水一汪，  
战斗失去援军相帮，  
恰似王潭无活水养。  
可怜英雄毕扎五将，  
全在岭军刀下身亡。  
相随众将无一幸免，  
报主捐躯齐丧疆场。  
计穷力竭战事失利，  
节节败退弱不敌强，  
现已退至拉达腹地，  
格萨尔王挥兵所向，  
兵临城堡数日时光。

雪山上段险关要道，  
卡且刀登镇守驻防。  
雪山士兵彪悍勇壮，  
鏖战月余固若金汤，  
大小战斗无以计量，  
同仇敌忾浴血沙场。  
怎奈岭军多似潮流，  
怎奈岭将凶似虎狼。  
寡不敌众力薄势单，  
丢关弃隘逃遁后方。

厄运中又逢灾星罩，